

马克思与毛泽东论神话的比较研究

陆学明

马克思主义的神话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份。马克思的经济学经典文献《〈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下均简称“导言”）和毛泽东同志的著名哲学著作《矛盾论》第五节，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的代表作。在这两篇著作中，马克思和毛泽东分别就古代神话的本质、特征，神话的产生与消亡规律等问题，作了系统而完备的论述，涉及到艺术与现实、艺术美与现实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现行的一些大学文科教材、文学理论专著，以及一些文学理论文章，往往把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或作简单的类比，或不加区别地在同一意义上引述，或相互代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本文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同志们。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导言”写于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之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两篇经典著作之间的时间跨度为八十年。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的神话理论有无发展呢？马克思论神话同毛泽东论神话有无联系和区别呢？他们对神话理论的各自贡献又是什么呢？要正确地研究、认识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神话理论，笔者认为对以上问题在理论上给以科学的回答是必要的。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曾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以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

鉴别艺术作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突出特点。在一般情况下，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是融为一体、互相渗透的，但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又往往是有所侧重的。通过对马克思和毛泽东论神话的比较，我认为他们是各有侧重的。马克思着重历史的观点，毛泽东侧重美学的观点。因此，他们对神话的论述虽有联系，但对神话的本质、特征、神话美和美感等问题，又给予了不同的概括，其理论贡献也是不尽相同的。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些问题。

一、对神话艺术本质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在“导言”中探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间的相互关系时，触及到一个重大的美学问题，即作为文学艺术之一的古代神话的产生、消失和特质等问题。他精辟地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接着，他深刻地揭示了作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前提和素材的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这同他后来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的“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②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论述，是紧紧围绕着艺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的。因此，

柏拉威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观察艺术的内部发展，艺术必须放在社会的一般发展中进行研究。”^③马克思对于神话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也突出地表现在揭示神话的现实规定性上，即“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但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④因此，对作为观念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的雏形——神话的独特本质，它与其他艺术的区别，以及神话中那些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矛盾变化的性质，马克思还未顾及回答。

尽管如此，马克思对神话理论的贡献其意义仍是重大的。因为，神话的本质、特征，神话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历来为艺术史学家争论不休。例如，十八世纪以德国克洛伊佐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神话是“象征”的。他们力图“探索神话中的意义所含的内在理性”^⑤。而持“历史”说的学者则把神话同历史混为一谈，认为神话的背后没有什么深意可求，它不过是“纯粹历史性”的东西而已^⑥。黑格尔把神话艺术规定为“美的理念”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即所谓象征型艺术。这种把一定的艺术形式放到历史的发展中予以考察的方法，无疑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在最终点上，他认为：“归根到底，它总是由心灵产生的，总要含有意义，即关于神性的思想，亦即神学。”^⑦可见，他对神话本质的认识，没有也不可能逃脱唯心主义的厄运。马克思对神话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他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特定的经济生活出发，对神话的本质作出了经典性的

解释和说明，与唯心主义的认识划清了理论界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因此，其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神话本身。

毛泽东同志的论神话，从美学的观点出发对神话艺术的本质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除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神话的以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认识外，对神话这一艺术形式的自身规律、矛盾构成的性质作了新的剖析和探讨。他深刻地指出：“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尽管神话中的矛盾变化，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他们毕竟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现实变化，“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⑧这就不仅在理论的基点上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命题——神话本质的现实规定性，而且通过对神话内部矛盾性质的分析，揭示了神话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构成形象上区别其他艺术的独特性和规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神话矛盾构成的诸方面“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的理论概念，无疑是对神话的特殊本质的深刻揭示。

我们知道，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在反映和再现生活时，虽然也要进行“想象”、“推测”和“虚构”，要求运用典型化的原则对生活进行再创造，但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必须是已经发生或可能存在的，并且要求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即使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也不允许违背现实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去任意构思和描写。神话就不同，它作为原始社会中尚未开化的意识形态，如同宗教一样，只是“还没有获得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⑨。尽管神话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

的产物，但它所描述的事物却是“子虚乌有”，毫无凭证的，是不科学乃至反科学的。古希腊无神论者琉善（Loukianos，一译为卢奇安）曾说过一段颇有道理的话。他说：“如果不懂得区分历史和诗的特性，而把诗的装饰（即神话和颂辞以及二者所特有的夸张）加到历史上，这将是巨大的，确切说是极大的灾难，就象把红袍披在一个异常健壮的优秀运动员身上，给他着上艺妓的服饰，在他脸上擦脂抹粉一样。”^⑩同样，如果企图从神话中寻找历史事实，岂不无异于在“艺妓”身上寻找“优秀运动员”的健壮体魄吗？这些都说明，神话这种人类社会原始阶段对现实生活的幼稚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没有“具体的同一性”，只有“幻想的同一性”。他对神话特殊本质的这种概括，与马克思的概括有着不同的理论意义，即他从另一个角度推进了我们对神话特殊规律的认识。

二、关于神话艺术的基本特征问题。在艺术史和美学史中，人们对神话的特征作过各种各样的概括。例如，黑格尔就曾以其“象征型”艺术的分类出发，提出神话具有“暧昧性”的特点^⑪。我国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神话为“古今语怪之祖”^⑫。这些见解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神话艺术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是什么？以上见解显然没有作出科学的回答。

马克思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神话具有“想象”和“幻想”的特点，即他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可以说这已经接触到了神话艺术的基本特征。但由于前面说过的同样原因，当时马克思主要是从产生神话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加以分析，说明神话是形象化的“自然力”和

“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所以没有对神话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依据他对神话只具有“幻想同一性”的认识，明确提出了神话具有“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特征。他说：“……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这一概括的理论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古代神话与产生神话的特定生活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它毕竟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人类童年时期蒙昧思想的产物。因此，神话中所反映的现实是通过人的主观想象、甚至是狂迷幻觉（如原始的宗教意识）的多棱镜所折射、改造、无限夸大的现实。神话的创造者们是处于不自觉的精神状态下，把他们尚不理解、无法支配的自然力借助幻想的翅膀，加以说明和解释。这种“说明”和“解释”是一种意识的虚幻行为，不是真实的、具体的、科学的反映，只具有“幻想的同一性”。任何艺术形式的特征，都是该艺术形式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同志关于神话的特征是幼稚、想象、主观幻想的概括，则正是神话的“幻想同一性”的内在本质的外部表现。

三、关于神话美的来源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曾指出：“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是艺术史也是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共同重要的课题。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明确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命题。他说，希腊神话艺术之所以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创作神话艺术时的希腊人，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的

“正常的儿童”。这种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因素中探索神话美的根源的思想，从根本上推翻了“理念”说和“心灵表现”说的唯心主义观点，对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希腊神话艺术之所以是美的，具有不朽的魅力，是否仅仅因为他们“是正常的儿童”这个外部社会原因呢？除此，还有没有艺术本身内部因素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对此没有继续探讨。

毛泽东同志在论神话时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直接的回答。但他关于神话的矛盾构成是“幻想的同一性”的论断和关于神话特征的概括，却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神话美的奥秘提供了指南。事物的矛盾法则告诉我们，所谓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一是指矛盾双方互相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统体中；一是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幻想的同一性”，揭示了神话中那种千变万化、神奇莫测的艺术描述，是建立在人类童年幻想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事实。所以，神话艺术的魅力（亦即美）的来源，除了社会因素这一基本原因外，还应归诸于“幻想”这一内在本质及其外部表现——幼稚、想象、主观幻想等因素。例如，我国古代神话中，有夸父的手杖化为邓林，是无生命向有生命转化；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③，又是有生命向其他类转化；羿射十日，则类似人类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出现的“星际战争”。此外，在我国神语中有女娲用泥土造人之说；在欧洲有上帝造人和万物的故事。所有这些尽管是荒诞的、违反科学的，但它们就是凭借古代人类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描绘，一代又一代地传流

不息，其艺术生命的长久与其不科学的程度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反比。反之，如果这些神话不是凭借想象和幻想，而把女娲和上帝造人说成正常的生儿育女；夸父不是追日，而是追兔子；不是手杖化为邓林，而是植树造林，可以断言，它们充其量只具有文献意义，绝没有艺术生命，没有美学价值。古代流传至今的经书典籍卷帙浩繁，它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但它们却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象神话具有幻想的色彩和品性。由此可见，神话美的来源既有社会的、历史的渊源，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即有幻想的色彩和品性。所以它才能以其无比瑰丽、奇特而又天真幼稚的艺术想象熔于一炉，才具有永不衰竭的魅力，才成为无可替代的艺术珍品永存于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中。

综上所述，马克思论神话和毛泽东论神话，二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必然联系，同时又有历史的必然发展。马克思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任务和理论建树的需要出发，着重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从社会经济因素中探索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其巨大的理论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了神话的领域，即不仅开拓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先河，而且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奠定了基石。而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重从美学观点出发，对神话的本质、特征和神话美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和理论概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神话理论，并推进我们对艺术与现实、艺术美与现实美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因此，马克思论神话和毛泽东论神话，是在同一问题上从不同角度出发，各自作出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理论贡献。这正如恩格斯说的：“象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

（下转第109页）

采擷语言，既将人诟骂，也将人颂赞。”

“他们的语言锋利如刀，他们的思路细如毫毛。”“他们若赞美你，你会名传四方，他们若责骂你，你会恶名远扬。”

“兄弟啊，善待他们切不可忘，免得变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倘若你想得到他们的颂赞，毋庸多言，要讨他们喜欢。”

“他们要求的全部应予赞助，免使自己遭受其语言之苦。”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善待，是出于怕而讨好的善待，同作者对圣哲、学者、医生基于尊重他们的知识，尊重他们的劳动，肯定他们劳动的社会效果的善待，是相背的。研究《福乐智慧》关于为什么要善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就应继承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对圣哲、学者、医生的那种出于尊重的善待。就诗人这个整体中进步的部分而言，他们也同整个知识分子中进步的部分一样，不论在那种社会制度下，都对促进变革现实，推动社会进步，创造和积累精神财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从古至今，我国各民族都有这样数不胜数的杰出的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对知识分子怕，怀有恐惧或其他什么心理状态，都是大可不必的。而应象玉

（上接第122页）

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⑭这一思想同样适用于从马克思论神话到毛泽东论神话这一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过去那种把马克思论神话同毛泽东论神话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加区别简单地划等号的作法，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 ②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

要》第178页。- ③ 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第328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 ⑤⑥⑦⑪ 黑格尔《美学》第2卷，第17页至19页，第12页至15页。
- ⑧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305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 ⑩ 转引自《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第59页。
- ⑫ 《少室山房笔丛》。
- ⑬ 转引自袁柯《古神话选释》第9页。
-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素甫·哈斯·哈吉甫曾说过的那样，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有用之人”去“亲近”、“尊重”、“善待”他们。以古鉴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理当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作法上，都大大地超越我们的先辈。

以上，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关于知识和人才的论述，虽然赘及万言，却是粗泛不堪，并且怀有恐伤其精粹之虞。尽管如此，还是权充引玉之砖，捧于读者，翘企施教与争鸣。不论拙文如何，《福乐智慧》确是一部很有研究价值的巨著。个人出于对它的钟爱，期待对它的研究有多学科的成果出现，使我们对它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认识。

注：

- ①②④⑤⑩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499页、第668页，第39页。
-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 ⑥ 《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262页
- ⑦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第220页。